

序

卷

五

上

十

一

卷

春秋者聖人忠恕之書



也聖人謂不忠不足以

盡已故引天下之道歸

之於忠若弑逆必書侵
伐滅入必書戕執必書
公如至盟會必書凡可
以扶君臣正上下刊文
反質存百世之防者聖
人謹書之所以教忠也
忠者禮之本也不恕不
足以盡物故裁天下之

義歸之於恕若內惡不

書平弑爲卒改奔爲孫

諸侯殺大夫皆存其官

救者皆美次亦不惡凡

可以革凜薄勝殘虐解

百世之網者聖人平書

之所以教恕也恕者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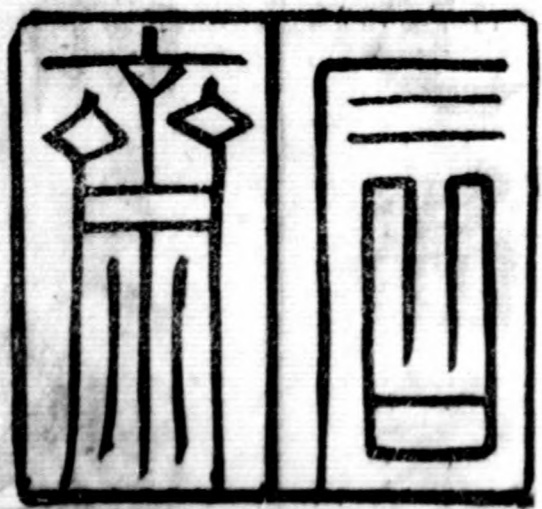
之本也聖人爲此二者

以教天下以立禮樂以
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天
地然後因而推之觸類
而長之書其聞者見者
於二百四十二年之近
以爲存者之成案致其
不聞不見者於二千四
百三十二年之遠以爲

侯者之要歸故存侯者
子贛子思之事以等百
王建天地非復游夏之
所能幾也吾鄉吏部余
賡之與其伯氏希之家
尚春秋顧其人忠恕平
謹有當於春秋之質實
採諸家以存侯命編或

謂是猶鄭呂歐吳與近
伐郭唐季郝之說參而
存之以俟後之學者是
安足以知賡之乎

弘光元年正月漳海黃
道周識于金陵署中



周禮

卷之四

禮記

蓋周禮于金刻界中

原夫元平五日章

春秋存侯題辭

義文之畫卦也一畫而

已矣象之而象象之而

象爻之而爻繇是而有

九師之易繇是而有孟
喜趙賓京房焦贛陰陽
災異之易繇是而有陳
搏邵雍皇極經世之易

繇是而有俞琰輩參同
悟真之易雜物撰德無
所不有而易之一畫自
如執一家以爲易而曰

易盡於此豈有是乎夫
子之作春秋亦然春秋
之經文大書特書卽易
之有畫也左丘明以後
公穀鄒夾遞相師授爲
論注疏傳者百千人創
立凡例申明書法窮老
盡氣莫得而本謂其不

越乎春秋之大義可也
謂春秋之指要在是則
不可董子之言曰易無
通吉詩無通故春秋無
通例此治春秋者之準
的也本朝治春秋者余
所取兩家新安趙汭專
宗左氏惜其沉淪凡例

未能大暢資中貫通之
指富順熊過兼綜諸家
惜其收採新異未能盡
芟季本舛繆之說下是
則無譏焉近見閩中余
希之賡之存俟一編遇
其會心處快然如吾之
所欲言且懽然言吾之

金月五
所不能言也不瑣科凡
例不穿鑿書法網羅磅
礪以精求聖人之指要
又不敢師心自用如盧

仝所謂春秋三傳束高
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者
余氏之春秋與趙氏熊
氏爲本朝三大師又何

疑焉余少授是經白首
紛如喜存俟之得我心
也因書其首簡以志吾
媿且使後之治春秋者
知以董子之言爲宗則
於余氏之學亦思過半
矣

乙酉春王二月虞山

錢謙益書於金陵官

舍



較閱姓氏

門人錢世貴

聖霑

青浦

陸世澐

彥脩

崑山

王亦臨

穆如

應天

王慶祚

源逢

太倉

左國柱

子政

桐城

劉西

子書

廣德

楊志遠

爾凝

丹陽

阮士鵬

上扶

宣城

華乾龍

天御

太倉

汪皞

子白

徽州

方以智

密之

桐城

陳穩

山立

宣城

徐起霖

傅霖

通州

吳道凝

子遠

桐城

管正仁

元歸

吳縣

弟余颺

穆如

余亮

徽之

余廳

壽之

春秋存俟

總論

鄭樵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



子筆削之春秋也。

呂大圭曰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子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子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尊聖人大過而

不明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殷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耳。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耳。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其所修者魯史也。其時周也。故所用者周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

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劉永之曰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僂民者鮮矣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詞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

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詞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其當時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傳西國之事春秋郝敬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謂春秋所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

罪人所以春秋為天子之事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之乎。出晉書。天子之事。春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為終始者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春秋有是非。東周之事也。詩之美刺。其目在序。春秋之是非。其目在史。序存而史則亡矣。史亡而傳畧可知也。序直而詩婉。史詳而春秋約。故詩以無美刺為美刺。春秋以無是非為是非。可以言詩。斯可以言春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弑君弑父。叛臣亡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紀之事。與盟會爭戰。送死弔災。奔走之體。其間偶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談樂道也。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伯而已。殆似夫子喜而作。何懼之有。春秋不為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書。春秋不為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為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不書。凡獎借誇詡之詞。勳庸寵利之事。皆非春秋之義。

昔人云帝降為王。王降為伯。孟氏亦以五伯與三王較。故世儒謂伯未易訾也。夫王降為伯。是乃春秋所繇作。而世儒更以春秋為獎伯。其若之何。意謂春秋所不即為七王者。五伯之力。謂五伯若在。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伯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餘年。此無伯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從橫。五伯盟會。開之七王之兼併。五伯滅國。導之赧王。稽首獻地。五伯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伯。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伯。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為蘇秦張儀作俑乎。苟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自無五伯。又安得有七王。與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諸侯友邦各君列爵。雖五而皆統于王。比肩事一人。無自相臣之禮。王室卑。五伯爭主。諸侯亂也。孔子憂之作春秋。儒者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主之。而不亂。嗚呼。何能一日而不亂也哉。無故而令諸侯俛首事之。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執其君。殺其臣。滅

其國分其土使諸侯不敢言不然者仲尼削其爵書其名譏之貶之是春秋為齊晉資斧而卒天下以亂也。

明王在上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禮焉非謂諸侯可無禮于齊晉也惟是挾詐用強稱伯主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脅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教諸侯以此事齊晉乎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于諸侯也夫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行方伯之事是自為天子也五伯者皆自為

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伐亦後儒之臆說非仲尼有是言也仲尼惟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矣何謂五伯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此因孟子言三王罪人率夏商附會耳孟子謂五伯桓文為盛是明指桓文先後同世諸侯故或以為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五君今按宋襄推頹不振不足稱伯秦穆未與盟會不在五列春秋始末蓋二百四十二年五強國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室東遷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伯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

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至○
哀○定○間○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伯○畢○矣○故○五○伯○
者○終○始○春○秋○者○也○
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
倘○盡○剪○為○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
為○虛○文○而○春○秋○為○殘○局○矣○仲○尼○乃○為○此○乎○世○儒○既○謂○
楚○為○夷○謂○攘○楚○為○伯○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伯○是○自○
背○其○說○也○謂○楚○僭○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為○夷○狄○則○楚○
未○服○也○楚○為○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

漢○以○來○真○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前○知○豈○其○舉○
東○南○半○壁○盡○割○棄○之○甚○無○謂○也○

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
同○唐○虞○以○來○東○南○為○文○明○之○區○久○矣○是○故○禹○朝○諸○侯○
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是○自○古○通○朝○聘○也○
殷○周○之○季○周○太○伯○仲○雍○亡○適○吳○吳○人○樂○其○德○而○歸○之○
是○習○知○有○仁○賢○也○春○秋○時○言○游○為○聖○門○高○弟○吳○季○札○
來○聘○熟○諳○先○代○故○典○閱○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輩○是○
素○知○有○文○獻○也○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十○里○舜○葬○

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內殷周盛時無滅虞夏
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而友邦聘問南北
往來如故也倘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
鳥語獸舌則舜禹何以往太伯何以興吳札豈其神
慧一朝傾蓋通敏乃耳不必然矣
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
惡必致慎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微曖則委
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淫奔僭非禮猥
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

受垢累也第存其征伐會盟弑逆僭竊之蹟以寄其
憂亂之情然詞旨平易不露圭角愚每伏而讀至廢
卷流涕而歎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
春秋有是非而未嘗是非據理正詞以待天下後世
之取裁蓋萬裁而萬合左得而之爲左合也公穀得
之而爲公穀合未嘗褒貶而謂之褒貶焉亦合也未
嘗名字而爲之名字焉亦合也未嘗命討而謂之命
討焉亦合也然直道而行誰毀誰譽見謂褒貶而聖
人實無褒貶見無名字而聖人實未嘗名字見謂命

討而聖人實未嘗命討。此其所以爲春秋也。非聖人不能作也。

今之學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非以三傳說經也。知有三傳而不知有經。苟無三傳。是無經矣。因三傳以重春秋。非知春秋者。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無者。乃爲真知春秋。

春秋三傳。首左。昔人謂爲左丘明作。司馬遷杜預信之。愚按左丘明爲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而丘明又爲春秋作傳。不知孔子教之作耶。若孔子自爲

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於乞鄰而予者。果爾。此傳旣受旨於仲尼。公羊穀梁何緣再作。若丘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自不可易。就使聖意深遠。何至抵牾太甚。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

仲尼筆削於舊史。作自丘明者。不可復見矣。古史削竹記事。文不能多。然定不如經文之簡。經特標其要領。而巔末具在。舊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如棄舊史不用。則經所書纔什一。而所遺者什九。今後世何所

取徵乎。惟舊史亡。後人以雕讐之詞補綴別典。參以臆見。妄起凡例。後世誤信爲左丘明一切依憑。依憑不合。牽強附會。而聖人之情遂晦矣。使舊史若在。因目求綱。是非自見。何紛然覆射之有。左傳如出丘明手。則凡經文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無攷。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左丘明作無疑也。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事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掩。是非自見。時或創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

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也。餘多因舊史。槩括成文。而世儒僞起。凡例或云桓無王。定無正。秦楚吳越夷狄無君。臣無大夫。夷狄不月。卑國不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不書。凡書敗詐。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遂事。伯討。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氏。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要皆後人強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壽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義。

哉○

仲尼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亦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之作○豈有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詞遜○是故魯隱公之死○仲暈弑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于車中○彭生弑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醜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殺哀

姜以尸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于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周惠王之見遜于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諱而不書○晉重耳召王至溫○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莒僕弑父○不書僕○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髡頑○書卒于鄆○莒展與○弑父○密州○不書展○與而書莒人○楚子圍○弑其君麇○齊人弑

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
 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凡此皆外事之疑
 而從輕者。春秋僭國三。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
 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
 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
 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
 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因之而不改。此類又
 何恕也。是以春秋雖法嚴義正。而委蛇忠厚。又如此。
 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

立言之法。所謂修詞之誠。出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
 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刀而書弑君。晉申
 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繇學者不信經而信傳。
 以為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推見至隱。皆道其實
 耳。豈有已甚之詞。而世儒謂春秋為刑書。至比附吹
 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礪刻剝。為韓商之祖矣。
 已土俱。郝仲輿讀春秋

鄭樵曰。春秋之法。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
 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

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樂廩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

鄭永之曰。先儒之說曰。言之重。詞之復。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詞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復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詞也。抑知此蓋史策之實錄。而其記載之體異焉。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爲一事。則同書。離而爲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

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詞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詞。而書之者也。

唐順之曰。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并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

者○此○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係○乎○其○殺○者○義○係○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係○乎○其○殺○者○則○不○問○其○爲○何○人○與○其○爲○罪○無○罪○焉○可○也○臣○子○至○於○推○刃○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辯○也○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而○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灑○雒○之○外○聲○教○阻○絕○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

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散○春○秋○收○旣○散○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亡○之○後○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攘○之○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作○矣○作○三○軍○舍○三○軍○而○魯○權○罄○於○大○夫○矣○衍○出○奔○遜○陽○州○遜○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

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
僖以前列國之大夫唯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
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
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
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其不係乎大夫也。文宣而
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
在君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
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係乎大夫也不係乎大夫。雖
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係乎

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
不係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
翟泉是矣。係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
焉。溴梁雞澤是矣。不係乎大夫。雖主師亦畧而人之
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係乎大夫。雖偏禪亦牽
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
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并治大夫之爲亂賊也。
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
彼黷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耶。唯曹薛滕許之大

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係其大夫是以始終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爲貶則將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墜邱書墜費書圍邾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卽春秋書墜費意也是春秋之終也

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旣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

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聚而交鬪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繇豫曰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固有私會盟侵伐者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袞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旣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迫也耶春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中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繇也是以春秋夷之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

善和存休
六
踞觚錄

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則其詞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詞也。功遂意惡則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詞微。如邢遷於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詞也。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踵躄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春秋書荆入蔡。此伯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伯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處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

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晉伯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伯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

春秋左傳卷之六
總論
文來閣

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
 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
 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
 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未○敢○公○然○附○楚○也○
 晉○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賈○盟○
 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
 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申○之○會○空○中○國○而○聽○
 焉○昔○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
 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

則○是○諸○侯○甘○心○為○夷○后○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
 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
 書○伐○剡○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
 詳○矣○是○春○秋○之○終○也○
 盟○不○書○日○一○也○或○以○為○渝○信○或○以○為○危○為○美○何○不○同○
 乎○葬○以○過○時○而○日○隱○也○當○時○而○日○危○之○也○然○過○時○而○
 隱○直○指○齊○桓○言○之○彼○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
 穆○宋○襄○齊○桓○之○賢○無○爭○國○之○事○亦○過○時○書○日○果○何○可○
 隱○而○宋○穆○之○日○葬○又○何○可○危○乎○公○子○益○師○卒○左○氏○謂○

公不與小歛明矣。而皆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區亦遠矣。而亦書。穀梁曰：惡也。季孫意如亦惡矣。而亦書。日何與？胡氏則又皆以為非。而歸諸恩數之厚薄焉。然得臣之於宣公，非薄也。意如之於昭公，非厚也。而皆得書日。又何與？所以益師之卒，不日。囚家各持一說。唯程川曰：其不日者，古史簡畧。日月不備。而春秋因之，是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見才。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出冬，蟪生。見連三時而災。

害。荐作也。莊八年，帥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見閱三時。而兵勞於外也。不於書時。見之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伐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見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見閱九月。而後雨也。不於書月。見之乎？如癸酉，大雨震霆。庚辰，大雨雪。見八月之間。再見大變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見旬日之間。取二邑也。己丑，葬敬嬴。庚寅，克。

葬○則○見○其○明○日○乃○葬○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
 孫○良○夫○盟○則○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已○未○同○盟○于○雞○澤○
 戊○寅○及○陳○袁○僑○盟○則○見○晉○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
 凡○此○之○類○不○於○書○日○見○之○乎○比○而○觀○之○年○時○月○日○其○
 關○係○於○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係○春○秋○書○法○之○褒○
 貶○則○皆○諸○家○臆○說○也○於○穀○鄧○書○名○則○曰○貶○其○朝○弒○逆○
 之○人○矣○紀○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見○其○書○爵○則○為○之○
 解○曰○志○不○朝○桓○也○於○宰○咺○書○名○則○曰○貶○其○貶○諸○侯○之○
 妾○矣○榮○叔○獨○非○貶○諸○侯○之○妾○者○乎○見○其○書○字○則○又○曰○

罪○在○天○王○而○無○貶○也○於○滕○薛○書○爵○則○曰○先○朝○隱○而○褒○
 之○矣○滕○朝○桓○降○侯○稱○子○謂○其○朝○弒○逆○之○人○也○何○貶○一○
 人○至○于○歷○代○子○孫○皆○莫○之○宥○乎○見○季○札○書○名○則○曰○為○
 其○辭○國○生○亂○也○秦○伯○夷○齊○非○辭○國○者○乎○楚○一○也○始○書○
 荆○繼○書○楚○已○而○書○子○吳○一○也○始○書○吳○繼○書○人○已○而○書○
 吳○子○于○以○見○夷○狄○之○寢○盛○矣○魯○暈○鄭○宛○詹○始○也○大○夫○
 猶○不○氏○其○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
 始○也○皆○名○其○後○則○雖○弒○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
 大○夫○之○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其○後○則○曹○莒○皆○有○

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之君皆書人其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稱子而與會伐者于以見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小大為強弱矣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諸侯皆緣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矣幽之會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子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重輕而無復禮文矣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

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矣經于書爵書人不一而足諸傳則為書爵者褒之也尊之也然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則謂特書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便謂書爵見其暴陵中華宣十年冬則謂書爵乃直詞不以楚為罪焉書楚子入陳則謂楚子能討賊書楚子入徐則謂書爵非予之也以不誅誅之也即一楚子之爵或以為貶或以為褒或以為無褒無貶他如桓十年冬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乃謂稱爵以著其罪則書爵一欵何

褒誅貶罪如天淵之相懸乎。經文書人傳皆以為貶。如齊人侵我四鄙。楚人滅夔。圍宋以為貶可也。然楚人殺夏徵舒則曰人眾也。人人得而誅之也。荆人來聘則曰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又以書人為予之之詞。何與。曰內外侵伐皆不月。又曰凡魯桓會伐皆月。果諸侯之惡。獨魯桓為甚乎。且曰桓之盟不日。信之也。莊一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會齊桓盟于扈。何為而日之。與葵丘之會盟。既曰書日以別之矣。而首止甯毋何為而不日之。與

路觚錄

總論終

春秋存侯卷之一

明閩中余光

余不颺全治

弟余亮

余颺全讀

吳門人陸世鑿較

隱公

惠公子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年而至隱公在位十一年

胡安國曰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

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

隱元年

文來閣

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羲和之薨，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數人望絕矣。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彭山季本曰：周自幽王無道，爲犬戎所弑。平王初

立東遷，雒邑以避戎寇。周室於是衰微，然其初衛武公入爲卿士，王命爲公，而民懷其德，淇澳稱之。其後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而人愛其賢，緇衣美之。故王室雖微，而諸侯猶未敢放恣。然平王昏庸無志之君，雖二賢繼相，僅能扶顛持危而已。至其晚年，國無賢相，耄至而荒，失道滋甚。三綱旣淪，九法亦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強暴侵凌，無所忌憚。亂臣賊子，皆有邪說文奸，而人亦不以爲非。人心泯滅，殆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說者謂平王以天王之尊下賤諸侯之妾適當隱公初年是以春秋託始焉夫瀆禮亂倫誠亦三綱所係然不過君心昏而政治亂所謂政不足間也唯亂臣賊子篡弑相尋人莫知討則大惡肆行無所忌憚此則聖人之所深憂耳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黃震曰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諸侯奉天子正朔未必皆以天子之元年為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與王之前

者有王者興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國各自即位則亦各自有始年矣

春王正月

據胡傳此春乃夏正之春在周正本為冬孔子欲行夏時故冠以夏正之春陽明謂周本改時故謂冬為春據胡傳此正月乃周正之正月在夏正本為十一月周以建子為歲首故以十一月為正月陽明謂周本改月故十一月即正月或謂陽明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

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系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不可為也夏時冠周月安定之論其說愈詳而其意益晦夫子嘗曰吾從周仲尼有聖德而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則議禮制度自已出矣其

得為尊周乎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作春秋以誅亂賊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乎
夫以胡傳為是也孔子雖得遂其行夏時之志而實已冒乎生今反古之愆以陽明之說為是也孔子雖得追乎擅改正朔之非而亂賊知所懼然武王周公何有於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恐二說俱未當也何也月未改時未改以子為歲首者正

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則以十一月爲首耳其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

夏正建寅不必論已殷正建丑如伊訓唯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唯三祀十有二月朔舉元祀三祀而止云十有十二月殷之未改月與時也不從可證乎周禮稱正歲亦稱正月其正歲建子月也其正月建寅月也

邠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訓誥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蓋火流于七月衣授于九月萋莠于四

月蜩鳴于五月霜肅于九月場滌于十月雖欲不謂夏時焉不可也其與夏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同非謂改歲卽改乎時與月也小雅六月章有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十月之交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周果改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卽不可以興師而八月日食卽爲日月之吉凶乎小暉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是日月方燠雖欲謂其非夏正建卯之日亦不可至

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俱腓冬日
烈烈飄風發發且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
自明矣。而八民曰。今。唯。曰。月。氏。之。言。曰。平。小。則。宜。
七月流火之詩。儒者以爲周公訓成王。乃夏后氏
之邠俗。故其時月皆夏后氏之時月也。且勿論已。
如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芡祈祈
云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將受
厥明若以爲時之改也則建丑月爲仲春矣安得
日之遲遲木之萋萋乎建寅月爲暮春矣安得來
牟之麥迄用康年乎信乎時未改也云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冬日烈
烈若以爲月之改也則建丑爲二月矣寒暑安得
兩分日月安得方除而方與乎建卯爲四月建巳
爲六月矣卯月可以爲夏巳月安得暑之遠徂五
六月安得日之凄凄八九月安得日之烈烈乎
信乎月未改也若又以爲時月之俱改也是以逆
天違時加武周矣若以爲夏時冠周月也是以亂
賊之尤加孔子矣。以上圖書編

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本周自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季氏曰蓋自混沌初分陽生於子卽復卦之初九邃古之初必嘗以子爲正矣其後聖人開物成務法欲宜民必卽氣之巳著民之易知者而制用焉是故氣之通也而萬物以生以長氣之閉也而萬物以收以藏如晝夜之道始於寅而終於申故出則作而入則息皆百姓之所日用而莫能違也於是順溫涼寒暑之節制作成訛易之宜而以寅卯

辰之月爲春巳午未之月爲夏申酉戌之月爲秋亥子丑之月爲冬寅爲孟春春爲歲首蓋自堯舜以前率以此爲正至夏后氏則因前古四時之政著以爲令而世遂謂之夏時矣東萊呂氏曰加王于正者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春秋之時不如王之爲王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郭登曰非也虞夏之書天子之史也若復冠之以王則贅矣春秋諸侯之

史也。記一國之政者也。正月不冠以王。則若魯不奉周之正朔而自王矣。吾知夫子作魯史必冠之以王。修周史必不冠之以王。此明白易見也。又何必費辭哉。國君初立必書即位禮也。有書有不書何哉。三傳謂隱有讓桓之志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隱實在位十有一年。安有始不即位而可在位以乘其君國之政乎。又安有不即位而可以改元者乎。胡氏謂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則不書。考之十二公均不

稟命也。何獨於隱而責之深乎。列國諸嗣君即位。曾有一人請命天王者乎。或曰隱公攝也。故不書即位。且以攝之義言之。凡國君必上告祖廟。下臨百官。禮居喪不祭。以嗣王雖在廟而不敢自祭。故冢宰攝而祭之耳。苟無祭主爲誰而攝其祭乎。禮嗣君居喪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命於冢宰。以嗣君雖朝羣臣而未有命戒。故冢宰攝而命之耳。苟無嗣君爲誰而攝其朝乎。伊尹之攝以有太甲在桐宮也。周公之攝以有成王在襁褓也。隱公在

位○告○廟○臨○臣○稱○之○邦○人○曰○魯○君○稱○之○異○邦○曰○魯○侯○
書○之○史○冊○曰○魯○公○乃○謂○之○居○攝○不○書○卽○位○吾○不○知○
之○矣○况○隱○謂○之○攝○莊○閔○僖○俱○不○書○者○何○也○在○莊○則○
以○爲○君○弒○而○子○不○行○卽○位○之○禮○在○定○則○以○昭○公○喪○
未○至○猶○有○說○也○而○閔○僖○止○謂○之○不○請○命○焉○在○桓○宣○
弒○奪○之○人○均○之○未○請○命○而○猶○得○書○何○獨○於○閔○僖○而○
過○責○之○乎○宣○公○本○爲○弒○君○者○所○立○亦○書○卽○位○乃○曰○
書○之○以○著○其○自○立○之○罪○則○愈○不○通○矣○或○者○又○曰○舊○
史○皆○書○而○不○書○者○孔○子○削○之○耳○弒○逆○如○桓○如○宣○皆○

莫○之○削○而○何○獨○求○備○於○隱○公○數○君○也○蓋○一○年○不○二○
君○嗣○君○逾○年○始○改○元○者○禮○也○但○國○家○事○勢○不○一○或○
有○舊○君○薨○而○嗣○君○遽○卽○位○者○未○必○人○人○卽○位○於○改○
元○之○正○月○也○或○卽○位○於○元○年○正○月○者○則○書○之○或○卽○
位○於○君○薨○之○年○者○則○不○書○亦○一○也○觀○定○公○已○書○元○
年○至○六○月○始○書○卽○位○亦○可○證○矣○且○書○與○不○書○皆○舊○
史○之○文○也○孔○子○何○所○庸○其○意○見○而○獨○削○夫○隱○閔○僖○
三○公○哉○

圖書編

季氏曰不書卽位無其事也無其事者卽位於先

君之年也。春秋時凡先君歿而國內懼生變者，則必有強力之家汲汲焉擁嗣君以先立乎其位。故在先君之年，禮當稱子而即稱君以行事。如宣公時齊頃公未逾年而稱侯，成公時鄭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不待改元而即位之證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攷

邾曹姓，出自顓帝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本子爵國。蔑，姑蔑，魯地，魯國

卞縣南有姑城

季氏曰邾魯之附庸非也。蓋邾之故城在今兗州

府鄒縣東南二十里。當嶧山之南，北界於魯而南連滕薛，即今曲阜滕嶧縣之間。大約縱廣五十餘里。西自訾婁以至沂西，即今濟寧州東至沂州西之境。大約橫長三百里，不為不廣矣。而況入春秋以來，盟魯伐宋，如敵國。然又自莊十六年邾子克卒後，始終稱子，烏得以為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哉。

儀氏 徐大夫有儀楚，陳父名。魯季孫行父，宋孔儀父，晉孟鄭父之類。

父邾卿也。邾本小國，君宜親行。或是時邾子克尚幼，故使卿出攝耳。

隱公之立。諸大夫所攀。故急於睦鄰。與邾結信。傳以邾為附庸之國。邾子名克。字儀父。經書字而不名。貴之褒之。非也。赦氏曰。仲尼修春秋而欲為褒貶。則五等之名宜首正矣。二十餘國公侯之稱。苟非僭王。不革其舊。則仲尼未嘗數數然也。故夫春秋者。聖人遜默謹言之書也。因舊史芟繁存要。使其辭明事顯。歷錄焉。如日星麗天。有目共見。委蛇焉。如江河行地。游者自知。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以俟諸千萬世人心之公論焉耳。豈區區書名書字曰某賢吾褒之。某不肖吾貶之之謂哉。至於言有微婉。意有抑揚。因時取裁。而非為例也。隨事見義。而不求同也。論春秋者。惟例惟同。所以惡於鑿也。

凡盟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尸盟者執之。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書成乃歃血。讀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亦有臨時為盟。不必用牲。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華元登子反之。

牀子反懼而與盟皆無牲也各隨事之大小緩急以爲用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莊公寤生二十二年

攷

宣王封母弟友于鄭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無道友爲司徒遷其民於虢鄆

之間死大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因分其地遂國於鄆虢都焉在濟西雒東河南

穎北四水間今爲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鄆鄭邑即鄆陵也今屬開封府故城今在縣西北

段本居東京在今鄭州滎陽縣

胡氏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

國人又悅而居之恐其終將軋已爲後患也故授

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

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

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

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

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

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

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周平王也時在位四

十九年

宰官名、恒人名、車馬送死曰贈、以天子而贈諸侯之妾、失禮之大者、非以冢宰書名為貶也。余鋒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仲子、妾稱也。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而以施之侯妾者、何褒姒伯服之變身親嘗之、豈復成人寵妾為夫人、以啟亂源耶。蓋春秋諸侯於王室缺禮特甚、其使宰恒來賵也、若曰、吾遇列侯有禮、雖至於妾媵、亦不遺焉。所以感諷諸侯也。然而詞曰、

惠公仲子之賵、則固弗夫人之矣。名分無傷也。

郭氏曰、左氏謂仲子未死而來歸其賵、以為預凶事、雖昧於人情世故、極昏惑錯亂者、不至是。蓋為

二年冬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所誤遂為是穿鑿附會之言。若夫人子氏為仲子、則此不宜稱仲子矣。穀梁又謂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又為僖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所誤成風僖公之母、亦疑仲子為惠公之母、故曰、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者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穆公七年

攷宋子姓公爵國武王封微子於商丘之墟以奉湯祀其地今開封府歸德州也宿小國男爵在

今直隸鳳陽府宿州

宿近於宋而遠於魯是時齊鄭合黨而魯有內憂故及宋盟以結鄰援亦盟蔑之意也

郝氏曰諸侯講信修睦交於鄰國先王之教也刑牲歃血要鬼神為質市井駟儉之禮也以為信乎

春秋何歲不盟而信者誰與故盟也者盜賊之事而苗民之俗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攷祭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在畿內即今開封府鄭州東北一十五里祭城其後因以為氏

王臣出使侯國必有其事但書來不言為何事史脫落耳如謂本來朝魯而不與其朝故但書來則

削其朝而罪隱何如存其朝而罪明竊恐不然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贈其葬厚

其送終之禮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或日或不

日史詳畧耳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攷杜元凱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按濟陽舊城在兗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者也戎昆吾之後姓已漢於其地置已氏縣故城亦在今曹縣南五十里潛魯地在南鄙近戎

季氏曰魯西南之戎本因殷世安插降夷使觀王化而居於此後王室日微遠人不服戎遂連結淮夷合兵為患成王初歲伯禽徂征則亦順而治之未嘗殄滅故其醜類存者久而復盛患先及魯隱

公初立欲結鄰援故盟邾宋而遂與戎會也屈體交夷亦不得已而為之耳黃震曰亦公不能自強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攷莒子爵國已姓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與期于莒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向姜姓小國炎帝後一統志云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漁仲所謂沂州古向城也

極杜氏謂附庸小國考魯未有此附庸因莒人入向而遂得入極得非莒之附庸與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攷唐魯地後漢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按方與即兗州府魚臺縣也在戎北界之地

春既與戎會此何復盟懼其有所不協也子太叔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也

余氏曰此何休所謂來者不拒也昔漢不受匈奴朝楊雄曰漢與匈奴從此有隙矣拒其來而反開之釁不自遺伊戚乎故以與戎約為非義是知其一者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攷紀姜姓侯國炎帝之後一統志青州府壽光縣西三十里有紀城是也

程子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館故有親迎授綏之事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且如秦君娶於楚豈有可越國親迎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周國自在渭旁未嘗出疆也

郝氏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也紀侯失國齊人葬

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攷 密在今山東萊州府平渡州昌邑縣東南二十里蓋本紀邑故與紀境相連後為齊有而封

晏平仲於此

郝氏曰紀子伯闕文也左傳改伯作帛以為紀大

夫裂繻字春秋不以大夫先諸侯可知也

季氏曰紀近於齊為其所逼而於莒有唇齒之勢

故相要盟書此以見天下無王則小國不安而齊

人滅紀之端見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程子曰隱公夫人也公在故不書葬穀梁子曰夫

人之義從君者也

郭氏曰子氏左以為仲子若果為仲子則於歸贈

攷宮皆書仲子而於此乃書夫人何自相矛盾耶

公以為隱公之母不書葬者成公意也子將不終

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經明書夫人子氏卒又

不終為夫人耶惟穀梁以為隱公之夫人子氏既

稱夫人隱公則非攝矣

鄭人伐衛

桓公完十四年

攷

衛姬姓侯爵武王封同母少弟康叔之國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然則衛之始封未嘗即得朝歌也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當為衛始封朝歌之東矣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去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部亦可已矣今再伐衛討滑之亂窮兵黷武遷怒報怨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也

季氏曰伐國取邑事之大者若果有之春秋何以不書鄭在河南衛在河北壤地相連忿爭日有奚必討滑之亂哉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

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日食必書。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金言之史失之詳畧異也。公羊之說非。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天王即平王東遷之始王也。胡雙湖曰幽王以妾為妻以藥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當是時鄭伯友死於戰。秦襄公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文侯九合諸侯。師擊逐之。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迎太子宜臼。是為平

王而周轍遂東矣。

凡天王崩無有不計告於諸侯者。蓋含禭賻賵必有待於諸侯之所供也。故列國於天王之崩有卿供弔送之禮。而謂必以所聞先後而奔喪。萬國至衆。封疆至重。安得越境以奔。杜氏之言為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吉甫之後食采於尹。因以為氏。

薛季宣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有世祿而無世官。尹氏則世官矣。王臣不卒。尹氏之卒。因計而記。王官之世也。

胡氏曰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
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
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
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
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耳

余氏曰尹氏非詩所刺乘國之均者驪山之難幽
王既殺不平之太師豈能獨存此一尹氏必是與
晉鄭協力從王而東者春秋二書王臣卒王子虎
劉卷以其勤王於艱難危急之中是皆以賢而書
之

郭氏曰按左氏以爲隱公之母聲子也公毅以爲
尹氏周大夫也三家去古未遠一字之訛臆記紛
紜或以爲男或以爲女盡信書不如無書詎不信
歟

秋武氏子來求賻

郝氏曰天王喪魯不會故來責賻天子崩諸侯不
至嗣王煢煢在疚而使人徵賻皆非禮也然無王
命何也嗣王諒陰也使大夫子何也春秋大夫世

官父在子與政如齊慶舍之類非古也。黃氏曰儒者之論皆以不書天王爲天王諱惡至桓十五年天王求車又曰書天王以示貶噫周之微甚矣不容負天下之罪如此此豈仁人之言哉。凡書求賻求金求車皆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喪事之有闕賻賵之不供也。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下求謂魯秉禮可乎。惠公仲子之葬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供罪可勝誅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舍其子馮而立兄之子與夷見爲虜公子馮奔鄭

胡氏曰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利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諸侯薨大夫卒正也春秋于魯君書薨於列國君皆書卒列傳謂書薨尊魯君也書卒貶諸侯之失臣道也郭氏曰若貶其不請命不與其爲諸侯故

從大夫之例書卒矣。設若不與其為大夫，又將何等書耶？葵丘之會，王使宰孔賜桓公胙，踐土之盟，王命策晉文為侯伯。此則承天子之命而為侯者，而二公亦書卒，何耶？公侯伯子男，生則書其本爵，卒則書公而加謚，既書卒，貶之矣。又書公以褒之，耶？竊意當時之制，諸侯大夫皆稱卒，獨魯公及夫人書薨，葬則曰我君我小君者，臣子重宗國之君夫人，特為尊異之詞，以別內外之稱。至卒而有不日不名者，史脫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僖公祿父十一年

攷武王封太公於營丘，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傳六君至獻公而徙治臨菑，今青州府臨菑縣北古齊城是也。石門，齊地。

孔穎達曰：天子巡狩，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也。季氏曰：諸侯共盟之禮，雖鄰壤猶不得越境為盟，況遠國乎？齊在東海之濱，鄭近王都之內，相距四千餘里，非有疆場不得已之事，何所不協而為盟乎？蓋春秋之初，齊僖爭長於東方，鄭莊假威於王室，皆一時

之雄也。而鄭莊爲尤。然而宋魯二大國介居其間。自相爲黨。則齊鄭不能獨恣耳。故莊公親至齊地。而要盟。齊鄭合而天下自此多故矣。李廉曰。鄭莊以小人。之雄。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於是黨。齊而讎宋矣。宋鄭之爭。始於此。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書葬。魯送也。不葬。魯不會也。楚吳越不書葬。沒其僭王也。

郭氏曰。胡氏謂春秋于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其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卒之臣子非也。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臣子謂君爲公。周制也。孔子於魯士二君皆稱公。何乃於他國書公。則不容以爲貶乎。又曰。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于王而私自謚耳。不請于王而私自謚。故從其稱公。以著其失矣。春秋諸侯生則書爵。死則書公。而魯君不待死也。其生亦稱公。又何哉。

季氏曰按古無謚法。至周始有之。蓋周公相武王立此法以示勸懲。文亦密矣。然禮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故大夫之謚。請於諸侯。諸侯之謚。請於天子。是勸懲之權制於上也。惟天子至尊。無與制者。謚禮則舉於臣子。但先王之法。本合天下之公。而以天命行之。故天子稱天。以誅臣子。率繇舊章。不敢私焉。名之曰幽厲。雖季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正。爲此耳。此武王周公所以警後世爲不善者之大義也。世之衰也。諸侯死不請謚。而天子亦不知畏天。

守法則無怪乎。其加溢美之稱矣。鄭漁仲謂惡謚非所以加君父。如此則謚無所關於勸懲。而秦始皇之除謚法。不爲過矣。不亦失周公立法之本意乎。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攷

牟婁杞邑。在今青州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南界乎莒者也。

趙鵬飛曰莒蕞爾東夷。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今又扼杞之弱。稱兵而攘其封邑。至桓十二年公會。

杞莒于曲池而後釋今日之憾莒之橫甚矣然至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戴溪曰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爲叛人之資耳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書州吁弒君其惡已極文定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致大惡首過在莊公非也郝氏曰說者謂以國爲氏削其屬籍鑿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衛地

古者邂逅相遇簡畧而行蓋其爲禮但致恭敬而退本無所謀也春秋諸侯多相爲私謀先爲之約托於不期而遇者書以見其詭秘非以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季氏曰宋殤公初立以弟馮在鄭之故懼鄭挾以爲亂也而與魯合黨將致衛以伐之幸於州吁弒逆易得其從故同履其地陽若偶遇者蓋欲密其迹耳

余氏曰左氏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衛邑也則此

一遇也。公爲尋盟而宋公因爲伐鄭定衛之謀乎。然公不之與也。故伐鄭之役公不與焉。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桓公鮑二十六年蔡宣公考父三十二年

攷

陳媯姓，虞舜之後，武王封其裔孫滿於陳，是爲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爲宛丘，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蔡姬姓，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誅成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爲蔡仲，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縣是其地也。

季氏曰：鄭在春秋初挾強恃詐，而黨齊爲諸侯害。陳蔡衛者皆地與鄰，而畏其凌虐者也。宋殤公以弟馮在鄭，鄭欲納之，故爲謀主，而與陳蔡衛伐之。

令黨修怨之兵也。

陳際泰曰：東諸侯分黨，鄭之禍自此始。鄭者，走集之國，而天下之所必爭也。魯東諸侯也，晉北諸侯也，秦西諸侯也，楚南諸侯也。入春秋以來，四方無有不伐鄭者矣。齊桓、晉文、秦穆、楚莊，自主盟以來，五伯未有不爭鄭者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季氏曰：翬之會再敘四國，左氏以爲諸侯復伐鄭是也。蓋四國伐鄭更夏一時，可謂久矣。而鄭人不

服故秋復要魯而伐之。郝氏曰：三國不得志于鄭，謀再舉而請于魯，公辭焉。鞏以師往，君子曰：強不用命，又一州吁也。

郭氏曰：公穀皆謂鞏不稱公子貶，何爲貶與弑公也。至桓三年，公子鞏如齊，逆女左氏，謂修先君之好，故稱公子家氏，謂於隱世去其族以正弑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明其與桓共爲逆也。唏甚矣。乎傳之鑿也。鞏未弑君也，則逆計其罪大惡極而奪之矣。及其弑君也，又錄其修先君之好而與之。

先君誰耶？其隱公耶？桓自婚也，何預隱公之好？其修與弑輕重何如耶？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攷濮，衛地，衛有城濮，宛濮皆以濮水得名。濮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鄆，皆衛地也。

季氏曰：殺州吁，稱人衆辭，謂殺之者衆也。公羊以爲討賊之辭，則過許矣。春秋之時，弑君之賊人無有以爲非者。若果石碯能伸討賊之義，則空谷之足音也。其人雖微，亦當特著其名，以旌善況其大。

夫之告老者乎。此與昭十三年楚棄疾殺公子比。書法當互觀。然則州吁孰殺之邪。蓋州吁阻兵安忍。虐用其民。觀擊鼓之詩。可見矣。人心離怨。不以爲君。故衆亂而殺之。蓋卽從孫子仲南行之兵所爲也。

按石碯之謀。不必其無。傳亦謂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則殺州吁者實衛人也。未嘗定以討賊之義歸石碯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桓公弟是爲宣公

季氏曰。衛人旣殺州吁。又專立晉。則衛國之權盡移於下矣。此與唐藩鎮擅立節度使無異。故立君未有書者。特書衛人立晉。以見國人擅置其君。自此始也。

郝氏曰。春秋諸侯之繼世。誰其受命于天子乎。無事則承考自立。有事唯國人所置。是謂狐埋而狐掘。焉得不亂。

按晉乃先君之子。衆謂宜立而立之。足以消覬覦。杜禍亂矣。而謂不宜立者。文定以爲不請命非也。

莊公卒。晉蒸父妾夷姜生子急。年已十五六。穢汚彰聞。夫被此惡名之人。尚可立之。以主宗廟乎。既立之後。卽奪子婦。又聽父言。殺其二子。且帷簿不謹。致婦通子。頑齊子戴文。宋許兩夫人。名則宣子。實則宣孫。中菁醜辱。卒致狄禍。故穀梁子曰。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其說信矣。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攷

棠魚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觀魚臺。今爲魚臺縣地。

余氏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石門定盟。齊鄭黨固。公子翬無故。固請會伐鄭。公恐鄭人報怨。撲齊而來。故如棠。巡視邊境。審要害。以備之。因季春有鮪。荐寢廟之禮。遂托言觀魚。以混其事。臧僖伯不知。引禮以諫。刺刺不休。公不得已。乃以實告曰。吾將畧地焉。噫。翬之會斯伐也。至使其君惴惴然有挑釁。速禍之懼。罪可勝誅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攷

邾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叔武所封國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

趙氏曰邾被鄰國之兵自衛始至十年齊鄭連兵入邾莊八年公及齊師圍邾邾降於齊文十二年邾伯來奔自此不復見經矣邾與衛皆文王所封衛晉繼州吁之後不思安國保民乃與兵修怨入兄弟之國書以見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余氏曰春秋邪說之世界也因惠公寵愛仲子遂羣以仲子為君夫人矣而左右之欲樹功於桓者

叛為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故惠公卒國人懼生變汲汲焉擁息姑而立之矣而其說至是猶未

熄也國人復計立別宮以祀仲子攷成而正名之

曰仲子之宮明乎仲子之非夫人也羽數用六明

乎不得與入廟之夫人同用八佾也又不謂之佾

而謂之羽者以他廟君夫人俱在則羽以象文德

干以象武功其樂全別宮獨祀仲子婦人無武事

則獨奏文樂其樂偏凡此皆欲以正名分而因以

息邪說耳孰知奸輩又謬意公有忌桓之心耶鍾

巫之禍已胎於此矣。

邾人鄭人伐宋

隱公初立盟邾盟宋志在解仇釋爭據傳宋公取邾田以致邾鄭之伐宋使告急公怒不之救非怒使者之失詞實怒宋之侵小也然邾不告魯據鄭修怨公以為失事大之節矣他年伐邾實始于此季氏曰邾本小國素畏魯強是時魯宋為黨邾豈敢首謀伐宋以惡魯乎蓋鄭莊奸雄挑邾讐宋而推以為主耳觀冬十二月長葛之役宋人報鄭而不報邾則以鄭怨為深而邾不足責故耳

螟

內災也虫食苗心曰螟民事莫大乎歲災則書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彊卒

即臧僖伯後為臧孫氏

宋人伐鄭圍長葛

攷

長葛鄭東鄙邑今為開封府許州長葛縣

季氏曰此報九月之伐也夫邾人主兵與鄭伐宋而宋獨報鄭者可見伐宋之兵起於鄭莊而翦馮之志本宋殤之所急也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季氏曰鄭方見逼於宋深懼魯爲宋黨故來求成蓋間魯之計也。然是時魯方與宋相睦未遽可使爲讐但先來下魯結其心耳。

黃氏曰輸平者致平之意而已。謂輸平爲預許歸祊乃意之之詞。蓋輸平在六年歸祊尚在八年。但此時鄭急於求魯魯緩於許鄭至歸祊而後魯鄭合則明甚。

季氏曰春秋初魯宋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爲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於魯魯亦陷其術中而不悟是以遇宿盟清之好一變而爲取防取郟之仇矣。郭氏曰按輸平胡氏謂輸者納也平者成也。上年魯嘗同宋伐鄭今鄭釋其舊怨而求和於魯故曰來輸平。若如公穀之言則明日歸祊假許會齊于防會齊鄭于中丘。翬帥師會齊鄭伐宋敗宋師于

管取郕取防之事皆不合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吳徵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

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

季氏曰按諸侯修睦以惇信明義為本者也魯嘗

與宋盟宿矣齊嘗與鄭盟石門矣至此則魯離宋

黨而與齊為艾之盟又二年齊離鄭黨而與宋為

瓦屋之盟又二年齊魯復離宋黨而與鄭為中丘

之盟修離忽合倏合忽離不過為結黨行私計耳

信義何有焉

秋七月

春秋事以承日日以承月月以承時時以承年餘

月有事則書餘月餘月無事則書首月以繫所以

成歲功也此固作史體例自當如此

冬宋人取長葛

郝氏曰宋之甘心于鄭也以鄭之匿其亡公子馮

也背先公及已之恩而謀取其子殤公於是為不

仁矣積惡滅身宜夫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季氏曰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姊也。媵非夫人何以書乎。為莊十二年叔姬歸鄒張本也。紀亡不歸宗國而奉祀於鄒可謂能全婦道矣。故蘇轍氏曰書叔姬賢之也。

郝氏曰諸侯一娶九女歸必同時所以定名分防偏暱。廣祚胤也。伯姬二年歸紀叔姬遲之六年。后是廢禮也。叔姬賢迄紀亡不失為婦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滕侯卒

外諸侯卒來赴則書不名史逸也不葬魯不會也。左氏云不書名未同盟也。按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五十二人不書名者九人餘皆書名然則凡例之言可信也哉。

夏城中丘

攷中丘在瑯琊臨沂縣東北按臨沂即今兗州沂縣也。

季氏曰中丘近莒之地也莒雖小國而界於東夷。

前年入向取牟婁肆行無忌駸駸乎爲魯疆場之憂矣故城以備之

葉夢得曰魯之城邑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未有無故而爲之者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云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或曰爲鄭結魯故使弟郝氏曰使弟親魯也齊魯相依之國其能親睦焉可矣胡氏謂齊侯寵其弟啓諸兒之亂非也聖人豈願有國家者終遠兄弟哉遠兄弟而有

天下聖人不爲也

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秋公伐邾

郭氏曰隱公元年與邾儀父盟蔑之後邾魯未嘗交惡何至爲求宋而伐之乎恐別有他故左氏求其事而不得因見鄭宋爲平又從而爲之詞蓋臆

說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因以為氏

黃氏曰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儒者謂

天王聘諸侯為非禮。然是時王室微弱諸侯强大。孔子作春秋以扶王室。豈有反責天王之理。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

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

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汪氏曰裔戎朝

于天子王臣雖不以禮貌加之不過失象胥之職

特小過耳今王臣銜天子之命聘于望國而戎報

私怨以兵眾劫之彼獨不念天子之命乎戎不足

責衛人坐視王臣之俘於戎而不能救患尊君之

義安在哉胡氏曰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

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見衛不救王臣之患

也為狄所滅則有繇矣

郭氏曰穀梁謂伐凡伯者衛也伐天子之使貶而

戎之也若實為衛伐夫子何謂掩其惡而移之戎

哉穀梁氏之迂亦至此極也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攷垂一名大丘，即桓元年會鄭伯于垂之處，濟陰句陽縣東北。按句陽城在今兗州府曹縣北三十里，蓋曹地當宋衛之間也。

宋衛之間也。

季氏曰：宋衛本與魯為黨，以魯既許鄭平，亦將要齊以絕鄭，故為此遇。而瓦屋之盟議在此矣。然以遇禮見者，恐泄所謀，欲密其迹耳。李氏曰：垂之遇，左氏以為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然攷之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又二國為黨以仇鄭，則宋衛此舉，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攷祊在瑯琊費縣東南，按費縣今屬沂州。

季氏曰：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祊結之，以利餌魯之術也。呂大圭曰：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也。

庚寅我入祊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穀梁子曰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考宿元年同盟矣不名必史失之且考父未同盟也而名

穀梁之言何據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即瓦亭蓋南燕地而北近於衛者

程子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 汪氏曰此後齊鄭伐宋入邾入許則宋雖欲絕鄭而齊終不肯與鄭絕

也

季氏曰是時宋衛一黨也齊鄭亦一黨也 宋衛欲致齊以絕鄭故為此盟然齊方雄長山東不為宋下陽示腹心而已不逾年而即會防以謀伐宋要盟何益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攷 浮來山名一統志在莒州西三十里

季氏曰七年城中丘所以備莒也至是公復親往

其地屈已要盟則以莒強懼其爲患耳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子展之孫後爲展氏

胡康侯曰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繇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黃氏曰說者謂諸侯不朝而天王反遣使聘焉以是爲不正也抑思時至春秋周之衰果何如耶此何異祖父衰病垂絕不責不孝子孫之不養而反責祖父之哀祈耶聖人著天王再遣使之節所以誅魯不再朝之罪也隨事直書而魯之罪自見豈謂反以罪周耶夫春秋固尊王之書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盈天地陰陽之氣為之耳。陽剛發而為雷。陰氣凝而為雪。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為異。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是則雷震于午。月辰。月未。可震也。故以為異。黃氏曰。左氏云。大雨震霆。書始也。大雨雪。書失時也。於雷震言始。於雪言時。失夫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雷之後。八日之間。陰陽錯謬如此。書之紀異也。

挾卒

夏城郎

攷

郎魯南鄙地。鄭漁仲曰。畢州魚臺縣舊有。郁郎亭。魚臺。今屬兗州府。蓋近宋之地也。

季氏曰。魯啗祊田之利。而將為鄭伐宋矣。故先城郎以備之。

李氏曰。郎魯近邑。隱再城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于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于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

秋七月

公會齊侯于防

攷

防魯北鄙近齊之地莊二十九年所城者即其地也

郝氏曰謀伐宋也是時鄭伯為王卿士以王命討宋不書假也五伯挾天子搜諸侯自鄭莊始

張氏曰魯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祊志於昵鄭而

仇宋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師出有名而其

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

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殊不知鄭莊特假此

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戰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

鄭莊之甚乎

季氏曰春秋之初齊鄭為黨及六年鄭來輸平而

齊亦結魯艾之盟年之聘皆為鄭也八年齊雖與

宋衛盟瓦屋然亦陽示腹心而已豈真與宋合哉

至是將謀伐宋即魯會防蓋先堅魯黨鄭之志耳

明年鄭伯同盟中丘乃始定議而伐宋之兵舉矣

此皆鄭莊挾馮傾宋之計而齊則協成之者也

十年公會齊侯于防

隱十年

文來開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季氏曰此為鄭謀伐宋而為師期也。中丘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郎而西以達於管。即宋之西北鄙也。鞏之伐宋繇東道入正兵也。公之敗宋繇西道入奇兵也。蓋定謀於此而其事則責成於魯也。蓋齊鄭以利啗魯苟有俘獲盡許歸之而使專致力耳。故鞏帥師會齊鄭伐之公則身親設伏而誘宋敗管所取二邑齊鄭不與焉。意可見矣。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郭氏曰胡氏云鞏不氏先期也。夫中丘師期已定。鞏安能先往會之。因經不書族為此紛紛耳。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攷

管宋地蓋在北鄙。郕本姬姓子爵國。文王第十子封于郕。今屬兗州府。即桓二年取郕大鼎之部。蓋先為宋取而遷其君於南。以為附庸。謂之南部。僖二十年。郕子來朝是也。郕之故地是為北郕。宋實邑之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近緡。

按傳鄭以王命討不庭又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此

皆鄭當日文奸之詞。左氏爲所欺而悉載之。且經書公敗宋師，取郕，取防，傳乃言鄭取而歸之于魯。此又不知何據，當從經文爲正。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攷

戴不知所出，陳畱外黃縣東南有戴城，今開封府睢州考城縣也。

高閔曰：宋又連兵以報鄭，鄭幸營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入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宋衛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是宋衛雖入鄭，不能爲鄭之損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云：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矯假以洩私忿耳。

自五年入郕之後，郕遂服屬於衛。齊鄭入之，以報宋衛之入戴也。噫，郕於是再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以措手足，且入春秋之始，兵爭倣擾，未有若

是年之尤甚者也。戰國之殺人盈城，暴骨如莽，兆於此矣。此春秋所以作作，所以始於隱也。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攷武王封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于滕，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公丘在今兗州府滕縣西南。禹封黃帝

裔孫奚仲於薛，在魯國薛縣。薛城在今滕縣東南四十里。其滕縣東南近嶧縣者，為古小邾國，亦邾地之所分也。

孫氏曰：諸侯朝天子禮也。諸侯朝諸侯，非禮也。斯皆周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凌小小國，不得已而為之耳。是故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邾杞奔走而不暇也。季氏曰：說者以為滕薛同時金朝而責其旅見，則將使二君分日而行禮乎？其瑣屑亦甚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攷時來，邾也。榮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按榮陽今屬開封府鄭州。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攷許姜姓男爵，周武王封炎帝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四岳之嗣。在潁州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也。

吳氏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而齊魯無與者也。

鄭伯以計鈞致二國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已甚矣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季氏曰入許非滅非取非降也但造其國都而已兵入而君臣出避於外則或有之兵退則必反矣左傳所敘許莊公奔衛以下皆與經文不合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歐陽永叔曰魯隱南面而治其國君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爲不君也孔子作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耶

季氏曰按程正叔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蓋魯君薨未有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諱弑言薨者本仍舊史凡弑君之賊豈肯自言其弑必有託辭以謝衆口但國人以事關國惡不敢直言故深諱其實而春秋因之姑

以不地耳。隱公之薨，桓公主弑而假手於翬。其曰館于蔦氏，在當時罪已不能明矣。聖人惡居下訕上，安可遽以直詞書乎。

左氏載隱公將授將老之言，大抵本於攝之一字。以謂隱公久居桓位，宜於與桓不得以君禮自處者，亂賊為邪說以文奸，率多如此。而後人遂為其所罔耳。其書也。不書葬，左氏以為不成喪是也。不成喪則亂賊肆為邪說，不君其君，故不計於諸侯，不以禮葬而諸侯不來會矣。